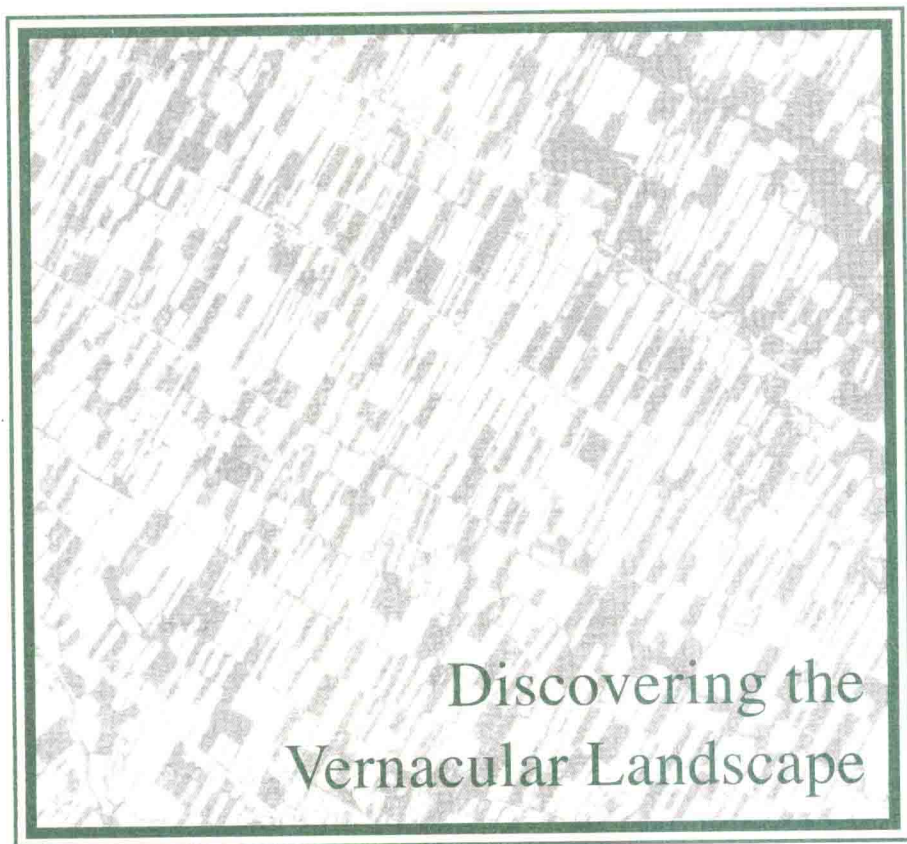




Discovering the
Vernacular Landscape

发现乡土景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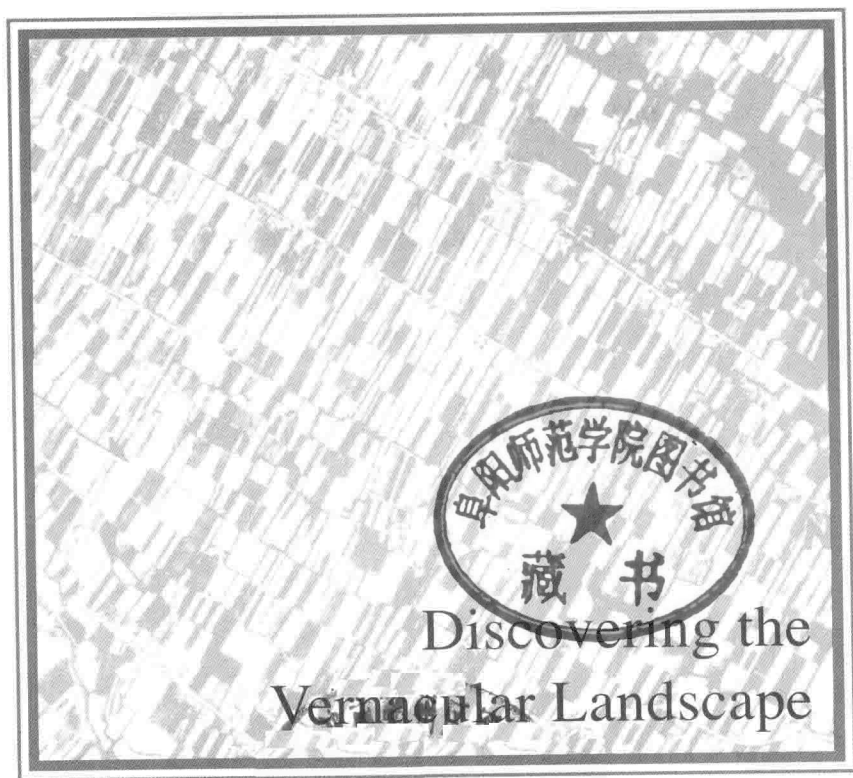
[美] 约翰·布林克霍夫·杰克逊 著

俞孔坚 陈义勇 等 译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文化地理学译丛



发现乡土景观

〔美〕约翰·布林克霍夫·杰克逊 著

俞孔坚 陈义勇 等 译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5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发现乡土景观/(美)杰克逊著;俞孔坚,陈义勇等译. —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文化地理学译丛)
ISBN 978-7-100-10405-0

I. ①发… II. ①杰… ②俞… ③陈… III. ①景观学
IV. ①P90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67796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发现乡土景观

[美] 约翰·布林克霍夫·杰克逊 著
俞孔坚 陈义勇 等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10405-0

2015年5月第1版

开本 787×960 1/16

2015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4 1/4

定价: 35.00 元



译序——回归乡土

乡土景观的形象是普通人的形象：艰苦、渴望、互让、互爱，它是美的景观。

——杰克逊(John Brinckerhoff Jackson, 1901-1996)

《发现乡土景观》揭示了有关人类生活环境相互作用而留在大地上的印记：乡土景观。作者杰克逊认为乡土景观具有很多特点，机动性、暂时性、变化性，但最重要的，还是它的适应性：乡土景观是生活在土地上的人们无意识地、不自觉地、无休止地、耐心地适应环境和冲突的产物……适应多变而复杂的自然环境，协调由于环境适应方式不同而产生的具有文化差异的人群。

其中，乡土(vernacular)一词，来源于拉丁语“verna”，可以被理解为“本地的”，有别于“外地的”；或是“乡村的”，区别于“城市的”；抑或是“寻常的”，对应于“正统的”。乡土景观(vernacular landscape)一词，是当地人为了生活而采取的对自然过程、土地和土地上的空间格局的适应方式的表达，是此时此地人的生活方式在大地上的显现。乡土景观包含土地及土地上的城镇、聚落、民居、庙宇等在内的地域综合体，记载着乡土经验，反映了人与自然、人与人及人与神之间的关系。

对乡土景观的认识可以加深人们对幸福感的理解，这种幸福来源于对其所处的自然和社会文化环境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而归属和认同源于对自然环境的精细了解和对所处社会环境的深刻理解,归属和认同定义了个体和群体的身份和在浩瀚宇宙之中与茫茫大地上的定位,使漂泊的人们找到归宿,使不安的心灵终归安宁。

为此,我们需要探索认识乡土景观的方法。在《发现乡土景观》一书中,杰克逊建立了认识美国乡土景观的理论框架,并探讨了当代美国乡土景观的典型要素。全书共包含 13 篇文章,其中 6 篇选自业已发表的文章,7 篇为新作,在该书中首次出版。看似独立的十多篇文章,都是围绕“当代美国的乡土景观”这一统一主题而作。多数文章着重于当代美国景观的某一要素,描写有质感、生动细腻,富有趣味,尽量把寻常景观的真实过程一一呈现。新作中的 3 篇景观理论方面的文章,则是作者对景观研究的重要贡献,构成景观研究的理论框架:景观词义解读;两种理想景观;结语:三种景观。

在“景观词义解读”一篇中,作者认为景观本义是“土地的集合体”,而非风景,这一定义的深入溯源,为全书奠定了基调,将一个长期以来纠结不清的词汇,剖析到淋漓尽致。在“两种理想景观”部分,作者将景观划分为政治景观和栖居景观,进而讨论了景观的空间组织方式、政治景观的特点以及典型的政治景观。

在“结语:三种景观”一篇中,杰克逊继续探讨景观的定义,以一种全新的视角理解当代美国的乡土景观,建立了解乡土景观的理论框架:三种景观原型。景观一指早期的中世纪景观,具有机动性和嬗变性的特点,在无意识、不自觉的情况下发生,无休止地、耐心地适应环境;景观二指贯穿文艺复兴时代的景

观,它清晰地永恒地定义乡村或城市的空间,并通过城墙、树篱、开敞的绿带或草坪使边界可视化;景观三指当代美国的某些景观,继承了景观一的机动性、适应性、对短暂性的偏好,也有着景观二的稳定性、悠久的历史和既定的景观价值等特点。

中国大地上的景观,似乎也可用杰克逊的“三种景观”来理解:景观一,传统的乡土景观,包括乡土村落、民居、农田、菜园、风水林、道路、桥梁、庙宇,甚至墓园等,是普通人的景观,是千百年来农业文明“生存的艺术”的结晶,是广大草根文化的载体,安全、丰产且美丽,是广大社会草根的归属与认同基础,也是民族认同的根本性元素,是和谐社会的根基。景观二,政治景观,在古代的如京杭大运河、万里长城、遍布全国的道路邮驿系统、宏伟的古代都城、奢华的帝王陵墓、儒家文庙,当代的如城市景观大道、纪念性广场、行政中心和广场、展示型的文化中心、纪念性的体育中心、会议中心,甚至大学城,等等。这种景观贯穿整个封建社会,且一直延续至今。尽管各个时期有不同的风格,但它们都具有明显的可视性、尺度恢宏而呆板,服务于政治统治,彰显大一统民族的身份,但与普通人不甚相干,与草根文化和信仰格格不入。景观三,当代中国正出现许多传统景观中所没有的新的景观要素:社区公园、加油站、街头小吃摊、城中村繁华的街道、杂乱的农贸市场、并不整齐划一的都市菜园,等等。这些景观有本土的,也有外来的,但它们都符合普通人的需求,适应环境并不断变化,是孕育中的中国新乡土景观。

当今中国正处于城市化快速发展、社会变革剧烈的历史时期,伴随着如火如荼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国古老的大地正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越来越多的传统的优美乡村在新农村

建设的口号下,正遭受着“美化”和“重整”。当千篇一律的村镇布局和建筑模式通过政治和行政的手段布局于广大城市与乡村时,中华民族几千年来适应自然而形成的充满诗意的传统乡土景观(景观一)正逐渐消逝,化作历史。而泛滥成灾的新的政治景观却在中国大地上蔓延泛滥:景观大道、罗马柱廊、大广场、大草坪、行政中心,它们或继承了中国古代封建时代的大一统政治景观,或延续着西方巴洛克式的恢弘的帝国政治景观,既不能满足普通人的需求,又不能彰显中华民族的身份,了无生气,虽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有明确的边界和体型,尺度恢弘,却往往只服务于政治的需要,脱离了普通人的需求,无助于认同和归属感的产生;与此同时,形成过程中的新乡土景观,诸如街头的小吃摊点、社区中的菜园、热闹的城中村等,也往往在行政和政治的所谓“整治”和“清理”的名义下,不断地遭到打压而艰难地、畸形地生长着。

在此背景下,推介美国乡土景观研究的先驱作品,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中国社会有着广泛的草根性和乡土性。对美国乡土景观的理解,有助于唤醒国人对自己的乡土性和乡土景观的认识,也有助于化解当今中国所面临的人地关系的危机和社会矛盾,让我们每个公民在传统的乡土景观中,在新乡土景观的孕育和体验中,找回对土地和社区的归属感和认同感,找到属于每个人的幸福。

俞孔坚

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

前言

本书中的短文都选自过去十年间我的演讲。有些已经在专业杂志上发表,但最初的形式都是演讲。这些演讲面向学生和其他对环境设计感兴趣的群体:建筑师、景观设计师、城市规划师。ix

为将它们归纳著书,我重读了这些文章,恍然发现文本形式的演讲稿常常不能令人满意。从某些角度来看,讲稿类似于短论文,从有限但个性的角度探讨单一的主题,因而往往内容独立,篇幅较短。然而,短论文通常也是一种艺术形式,倾向于强烈地展示生动的个性;相比较而言,演讲(至少在我看来)却只是一种手段,讲述或传达特定观点,仅此而已。诚然,那些激情的、能说会道的演讲者能使人兴奋,但毕竟非常少见。普通的演讲者致力于向观众阐明观点,而不是使其受到心灵的震撼。他们认为,观众希望获取信息,而非观赏演讲者。他们力求清晰表达自己的观点,让观众觉得通俗易懂。演讲的理想境界,形式上看是独白,但实质上是对话。因为哪怕听众表示沉默,这沉默,也是一种积极的评论。而在文本形式的演讲稿中,演讲者的声音留下了,但是观众的反响却丢失了。

在准备这本选集时,我发现许多重复难以避免。每一次演讲面向的观众,大都从未谋面,可能以后也不再相见;所以在每次演讲正式开始前,我大都以相同的方式介绍我的研究领域。更重要的是,这么多年来我的主题从未真正改变。我向来致力

于让人们更加熟悉当代美国景观,让他们意识到它独特的复杂性和美感。我不住地提醒他们,就是他们日常接触的周边环境,不论城市或乡村,都包含着多样的建筑形式、空间和布局。它们毫不逊色于世界其他地方,不少情况下甚至只在美国独有。我曾反复强调,街道、住宅、田野和工作场所,这些当代景观中看似平凡的部分,可以教给我们许多知识。这些知识不仅涉及美国历史和美国社会,也包括我们自身,以及我们如何联系外部世界。我们确实需要学习如何观察世界。在这本选集中,有几篇文章是阐述这方面内容的。

我现在意识到,早些时候,我曾过分强调对景观的视觉体验,而忽视了一个更关键的过程。但这有其用处。不久前的一段时期,我们耳边充斥的对于景观的评论,都是环境主义者的强烈斥责,和尚古学究对于内战以来景观日益恶化的悼词。与这两个主要的保守集团进行公开论战是我们的一项职责,也是一种乐趣。并且,归功于这一系列的影响和发展,从那时候开始,我们对景观的态度变得更为辩证。我们的民族开始涌现出许多历史爱好者,如此热衷于历史保护以至于不能自拔:阿巴拉契亚地区的小木屋、火车站、艺术装饰品储藏库等,看起来所有这一切都值得平等的一丝不苟的保护。仿佛一夜之间,我们发现了至今为止仍被忽视的流行文化的精髓:杂技场、乡村集市、游乐园、贫民窟、带状空间。我们变得更富有社会责任感,担忧生态安全、环境污染、资源耗竭,呼吁保护自然。上述所有行动,使得我们把景观视为人类活动的特定环境,而不仅是一种现象、空间或空间集合。

在我看来,学术界已经认识到我们需要有官方认证的景观或环境教育的课程,这是美国人探索景观本身的最大进步。

这些课程近来在全国成倍增长,且被证实广受欢迎。我对它们的具体内容知之甚少,但我希望它们不仅传递信息,而且丰富多彩、令人振奋。课上配有大量彩色的幻灯片,课下辅以偶尔的田野旅行。从与修过此类课程的学生们的有限交流中,我了解到,这些课程促使他们利用假期到美国各地旅行,并且产生了我希望所有美国人都能具有的意识:深情且理智地爱国,培养熟练和严谨的洞察力,能辨别景观中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从有价值的、值得保护的景观中,辨别出那些不当的需要改变的景观。

同时,对景观教育的认可产生了其他的更为深远的影响。它促进了某些领域的学术研究。至今为止,这些研究被大多数人忽略,只有文化地理学者深入钻研。我不确定景观研究的方法论是否也不可避免地需要参照其他学科。至少在理论上,我们强调原始资料。这意味着原始资料就是景观本身,对其研究需要发展一种严谨的观察物质世界的方法。但是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图书馆的藏书架变成了研究现场,间接的书本经验替代了直接的实践;而成果往往变成完美的历史报道。报道涉及那些古老的名人、遥远的事件、个别人的景观感知,这只能吸引其他历史学者的兴趣。只有极少的研究会粗略介绍景观本身的历史,探讨景观是如何形成的、如何改变的、被谁改变的;能提出关于美国景观本质的景观研究更为罕见。我毫不客气地说,在我看来,这些费力的工作,只不过是空间尺度重新度量乡土历史罢了。如果学术界认为这也算重要贡献的话,那么在这一点上我将与学术界背道而驰。

我承认,我对当前美国人就中小规模城镇的历史保护热有偏见。我也承认,我有一种奇怪的观念,认为历史的价值在于它

教给我们如何认识未来。但我十分确信,传统的景观史大都只涉及十八世纪或十九世纪景观中无限少的一部分。原因很简单,只有非常少的空间、非常少的建筑物的起源和历史记录在案。这些有规划方案、有地图、有法定文件及官方记载的建筑物,被仔细地研究和阐述。但是无限多的建筑物和空间没有任何档案记载。这就是为什么当前景观史总是局限于研究那些公共的文件记载的空间,比如国家公园、新英格兰殖民村庄、东南部的大草原和威廉斯堡、少数的公园、纪念物和战场、已经过修复的城镇和建筑,而毫不涉及剩余的其他景观。类似的情况也盛行于建筑史,并且基于同样的原因——缺少档案记录。也许有人会表示,资料的匮乏是个很合理的解释,但我倾向于持反对态度。我认为在现代考古技术帮助下,应用航空拍摄,最重要的,加入更多的想象、更细致的推理,我们将可以极大地丰富关于历史景观的知识。

与此同时,我们至少应该认识到,存在另外一种我们知之甚少的景观。那些备有档案的空间——大都是由正式的官方行为创造的政治性空间——一直被其他卑微的、不那么耐久、不那么抢眼的空间所包围,既有当代的,也有过去的。悉心编辑这些论文的一个意外收获,是那么多年后,我发现自己逐渐意识到那另外一种景观要素。而最初所关注的都是那些明确的、永久的、“有计划地创建的”村庄、城镇或景观,以及对其独特品质的傲慢、世故、乐观的认识。

xii 然而渐渐地,在我的视角之外,我见到人们和空间的令人震惊的机动性,追求调整、追求改变;无休止地新建建筑、空间和社区,无休止地改造或重建景观。当上述现象再也无法忽视的时候,政治景观也开始抵制它们。这本选集的最后一篇文章——

也是最晚完成的——试图重新定义我对景观的认识,包括了这些易变的要素,并且谨慎地提出建议:景观的稳定性和机动性作用力的平衡,将成为未来实现最理想景观的方式。但是提出建议并不是景观专业学生的任务。他们的任务应该是教育,教导人们如何通过观察获取知识。如果我本人能够学会分辨景观中的两种非常不同但是互补的要素,我将非常满足:一种是由法律或政治机构创建、维护、支配的景观,注定将永久存在且按计划演变;另一种是乡土景观,符合乡土习俗,积极地适应环境,具有不可预测的机动性。我现在所着手进行的,是尝试探索第二种景观中的一种要素:乡土住宅。尽管如此,我认为只有研究了乡土景观,我们才能真正领会景观的综合内涵,真正体会到景观之美。随着阅历的增长和对景观的长期探索,我更加确信,景观之美不仅仅是表象的,更在于它们的实质:景观之美源于人类文明。长久以来,我们都受制于传统的景观美的概念,认为景观之美在于其符合某种普遍的美学原则,或生物的和生态的规律;只有在正式的或规划的政治景观中,它们才能实现和体现。然而,我们看到的乡土景观的形象是普通的人的形象:艰苦、渴望、互让、互爱。只有体现这些品质的景观,才是真正的美的景观。

那些我所反对的革新者正在转移他们的视线,从人的生活转向自然。看起来他们似乎认为,人类的存在竟是为了观看植物的生长和星星的运动。苏格拉底却坚信,人类不得不学习的,是如何趋善避恶。——约翰·米尔顿(John Milton)^①

^① 本段选自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的“米尔顿的生命”(Life of Milton)一文。——译者注

目 录

前言	i
景观词义解读	1
Land 和 Scape 两个音节	6
两种理想景观	13
边界	18
集会所服从于功能(集会广场及其功能)	23
道路	30
神圣的与世俗的空间	39
可视性	46
论公路	51
另一种景观	55
自然空间	60
林地的兴与衰	65
变化与永恒	69
自然,驯化与野生	74
栖居地与习俗	77
清教徒视角的景观	81
偏爱平面空间	91

2 发现乡土景观

乡村的新成分:小镇.....	99
乡土.....	115
可移动房屋及其起源.....	121
石材及其替代品.....	137
工艺风格和科技风格.....	151
公园的起源.....	165
军事视角的景观.....	173
新田园视野.....	183
结语:三种景观	191
注释.....	208
索引.....	213

景观词义解读

1



- 2 从空中俯瞰圣达菲(Santa Fe.)北部的格兰德河谷(位于美国和墨西哥之间),两侧的景观大相径庭。(摄影:劳拉·吉尔平(Laura Gilpin))

我想知道,究竟为何我们难以在“景观”(landscape)的定义上达成共识?这个词本身很简单,我们似乎都能理解,但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其涵义又不尽相同。

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全新的定义。目前多数词典中的定义都是三百多年前的,为艺术家拟定的。它告诉我们,景观是放眼而顾的地表部分。事实上,当这个词首次(或再次)被引入英语时,它并非指风景本身,而是指风景画——艺术家对风景的诠释。艺术家的任务便是提取他眼前的形式、色彩和空间——山脉、河流、森林和田野等,并加以组织,从而完成艺术作品。

没有必要详细阐述“景观”词义的渐变过程。最早它指的是风景画,之后代表风景本身。我们走进乡村,寻觅美景,心里却时时不忘评论家和艺术家建立的景观美的标准。最终,在一个适中的尺度上,我们着手修整土地,使它看起来如田园风光,形成所谓的“花园”(garden)或者“公园”(park)。正如画家作画时会凭借自己的判断做出取舍,风景园林师(十八世纪该行业的称谓)费尽心机造出一种特定风格的“如画般的”景观。这种景观舍弃了真实乡村中泥泞的小路、犁耕的田野和脏乱的村庄,而纳入了一些宜人的自然风貌:小溪、树丛以及平坦广阔的草地。最终形成的景观通常十分赏心悦目,但仍然只是图画,三维的图画。

整个十九世纪,人们习惯性地过分依赖于艺术家的观点和他们对景观美的定义。奥姆斯特德(Olmsted)和他的追随者用美术的概念设计公园和花园。《大不列颠百科全书》(*Encyclopaedia Britannica*)(第十三版)写道:“尽管用园林素材进行的三维构图不同于二维的风景绘画——花园或公园的设计方案包含